

# 〈東西二大淨土之比較〉

## 《淨土學論集》<sup>1</sup>

(pp.155~236)

釋圓悟 (2025.03.12)

### 壹、阿閼、阿彌陀、大目<sup>2</sup>

#### ※ 總列論題

初期大乘經中，占有重要地位的三位佛陀。

#### (壹) 闡釋「阿閼佛土」之要義

##### 一、總述：與佛世聖者形象關係密切

一、阿閼佛 (Akṣobhya) 是他方佛之一，在初期大乘佛法中，有極重要的地位。<sup>3</sup>

從阿閼佛的因位發願，及實現淨土的特徵，可以明白的看到了，釋尊時代一位聖者的形像。

##### 二、辨釋

#### (一) 以阿閼佛之「本願」闡釋其特色

##### 1、根本誓願：於一切眾生不起瞋恚

#### (1) 從大目如來而發誓願

阿閼佛的本願與淨土，有什麼特色？

據《阿閼佛國經》說：從前，東方有阿毘羅提 (Abhirati, 甚可愛樂的意思) 國土，大目 (或譯廣目) 如來出世，說菩薩六波羅蜜。

那時有一位比丘，願意修學菩薩行。大目如來對他說：「學諸菩薩道者甚亦難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於一切人民、及蝸飛蠕動之類，不得有瞋恚。」<sup>4</sup>

<sup>1</sup>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學論集》，新竹，印順文教基金會（編輯出版），2016年12月修訂版1刷。

<sup>2</sup> 本文錄自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474-482。

編案：本講義之科判，如與書中完全一致者，為：粗新細明體（11號字），並加網底；如編者所加者，則是：粗標楷體（10號字）。

<sup>3</sup>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774：

阿閼 (Akṣobhya) 佛淨土的經典，漢譯而現存的，有一、後漢支婁迦讖 (Lokakṣema, 西元一七八——一八九) 譯的《阿閼佛國經》，二卷。

二、唐菩提流志 (Bodhiruci, 西元七〇五——七一三) 所譯，編為《大寶積經》第六〈不動如來會〉，二卷。這二部是同本別譯，譯出的時間，距離了五百多年，但內容的出入不大。

漢譯的分為五品，唐譯的作六品；就是漢譯的第五〈佛泥洹品〉，唐譯分為〈涅槃功德品〉、〈往生因緣品〉。漢譯的末後部分，顯然是殘缺不全，唐譯是完整的。這部經在長期流傳中，沒有太多的變化——隨時代而演化，所以在初期大乘思想中，能充分而明確的表示出早期的經義。

<sup>4</sup> 參見：

(1)〔後漢〕支婁迦讖譯，《阿閼佛國經》卷1〈1發意受慧品〉(大正11, 751c28-752a5)：

## (2) 舉經釋「根本願」之涵義

這位比丘聽了，當下就發真實誓言說：

「我從今以往，發無上正真道意。……當令無諛諂，所語至誠，所言無異。唯 (p.156) ! 天中天！我發是薩芸若意，審如是願為無上正真道者，若於一切人民、蜎飛蠕動之類，起是瞋恚，……乃至成最正覺，我為欺是諸佛世尊！」<sup>5</sup>

這位比丘立下不起瞋恚的誓願，所以大家就「名之為阿闍」，阿闍是無瞋恚、無忿怒的意思。也可解說為：不為瞋恚所動，所以或譯為「不動」。

阿闍菩薩所發的大願，當然還多，而不起瞋恚——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，是菩薩道的根本願，所以立名為阿闍。<sup>6</sup>

## 2、非常突出的誓願：免除女眾之諸苦

### (1) 因地所發之誓願

在阿闍菩薩的誓願中，有一項非常突出的誓願，是：「世間母人有諸惡露。我成最正覺時，我佛剎中母人有諸惡露者，我為欺是諸佛世尊。」<sup>7</sup>

### (2) 成就時，其佛土女眾無諸苦痛

……時有比丘從坐起，正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向大目如來叉手，白大目如來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我欲如菩薩結願，學所當學者。」如是，舍利弗！其大目如來告其比丘言：「如結願學諸菩薩道者甚亦難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於一切人民及蜎飛、蠕動之類不得有瞋恚。」……

(2) [唐] 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9〈1 授記莊嚴品〉(大正 11, 102a23-27)：

……舍利弗！彼時有一比丘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右膝著地，向佛合掌白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菩薩法教，志願修行。」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汝今當知，菩薩教法難可修習。何以故？菩薩於諸眾生不生瞋害心故。」……

<sup>5</sup> 參見：

(1) [後漢] 支婁迦讖譯，《阿闍佛國經》卷 1〈1 發意受慧品〉(大正 11, 752a5-15)。

(2) [唐] 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9〈1 授記莊嚴品〉(大正 11, 102a27-b12)。

<sup>6</sup> 參見：

(1) [後漢] 支婁迦讖譯，《阿闍佛國經》卷 1〈1 發意受慧品〉(大正 11, 752a29-b6)：

佛語舍利弗：「其比丘如是為，以被是大僧那僧涅——菩薩摩訶薩初發是意，乃於一切人民、蜎飛、蠕動之類意無瞋怒、亦無恚恨也。舍利弗！爾時，其菩薩摩訶薩用無瞋恚故名之為阿闍，用無瞋恚故住阿闍地。其大目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亦歡樂作是名、四天王亦歡樂為是名、天帝釋及梵三鉢亦歡樂作是名。」

(2) [唐] 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9〈1 授記莊嚴品〉(大正 11, 102b12-17)：

……舍利弗！時有異比丘作如是念：「此菩薩摩訶薩由初發心被精進甲，於一切眾生不為瞋等之所搖動。」舍利弗！時彼菩薩因此念故，妙喜國中號為不動。時廣目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見彼菩薩得不動名，隨喜讚善。四大天王、釋梵世主聞彼名已亦皆隨喜。

<sup>7</sup> 參見：

(1) [後漢] 支婁迦讖譯，《阿闍佛國經》卷 1〈1 發意受慧品〉(大正 11, 753a11-15)：

……唯，天中天！我發是薩芸若意，審如是願為無上正真道者，世間母人有諸惡露，我成最正覺時，我佛剎中母人有諸惡露者，我為欺是諸佛、世尊——諸不可計無央數、不可思議無量世界中諸佛、天中天今現在說法者……

(2) [唐] 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9〈1 授記莊嚴品〉(大正 11, 103a13-16)：

……世尊！若我發此一切智心，乃至證得無上菩提，我佛剎中，若諸女人有女過失如餘土者，終不取正覺；若取正覺則為欺誑一切諸佛。……

等到成佛時，「阿閼佛剎女人，妊身產時，身不疲極，意不念疲極，但念安隱。亦無有苦，其女人一切亦無有諸苦，亦無有臭處惡露。舍利弗！是為阿閼如來昔時願所致。」阿閼菩薩發願修行，以無瞋恚為本，而注意到女人痛苦的解除。<sup>8</sup>

大乘佛法興起時，顯然不滿於女人所受的不幸、不平等。所以初期的大乘經，每發願來生脫離女身，或現生轉女成男。<sup>9</sup>

這似乎不滿女人的遭受，而引起了厭惡自卑感，然而阿閼菩薩的意願，卻大不相同。

何必轉為男人？只要解免女人身體及生產所有的苦痛，女人還是女人，在世間，論修證，有什麼不如男子呢！（p.157）

## （二）與鴛掘摩之真實誓言相似

### 1、出家修證後，對加害者不起瞋心

阿閼菩薩的願行，與釋尊時代的鴛掘摩（Aṅgulimāla），非常類似。鴛掘摩本是一位好殺害人的惡賊，受到釋尊的感化，放下刀杖而出家，修證得阿羅漢果。<sup>10</sup>

<sup>8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〔後漢〕支婁迦讖譯，卷1〈2 阿閼佛剎善快品〉（大正11，756b3-15）：

佛語舍利弗：「阿閼如來佛剎，女人意欲得珠璣、瓔珞者便於樹上取著之，欲得衣被者亦從樹上取衣之。舍利弗！其佛剎女人無有女人之態，如我剎中女人之態也。舍利弗！我剎女人態云何？我剎女人惡色醜、惡舌、嫉妬於法、意著邪事。我剎女人有是諸態，彼佛剎女人無有是態。所以者何？用阿閼如來昔時願所致。」

佛復語舍利弗：「阿閼佛剎，女人妊身產時，身不疲極、意不念疲極，但念安隱，亦無有苦。其女人一切亦無有諸苦，亦無有臭處惡露。舍利弗！是為阿閼如來昔時願所致得是善法，其佛剎無有能及者。」

（2）〔唐〕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19〈2 佛剎功德莊嚴品〉（大正11，105c18-24）：

……復次，舍利弗！彼佛剎中女人衣服及莊嚴具，從樹而生隨意受用。彼國女人無女過失，不如此界諸女等心多嫉妬兩舌惡口。又彼懷孕之時至於誕育，母子安適亦無穢污。何以故？此皆不動如來本願力故。舍利弗！彼佛剎中有如是等安隱快樂。……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815：

佛國清淨願，最初集出來的，應該是《阿閼佛國經》，及「下品般若」經。《阿閼佛國經》中，菩薩發願，是分為三大段的。**起初**，比丘在大目（Vilocana?）如來前立願：於一切人不起瞋恚，不起二乘意，不念五蓋，不念十不善行。從此，這位比丘被稱為阿閼（Akṣobhya）菩薩。**從不起瞋恚得名，這是最根本的誓願。****接著**，菩薩發自行願，也就是被數為十二願的。大目如來為阿閼菩薩保證，能這樣的立願修行，一定能夠成佛。

**然後**，阿閼菩薩立願：一、（自己因中不說四眾過）將來成佛時，弟子們沒有犯罪惡的。二、（自己因中不漏泄）菩薩出家者，於夢中不失精。三、婦女沒有惡露不淨。於是如來為阿閼菩薩授記。菩薩經發願，授記，修行，等到成佛時，佛剎的種種嚴淨，經上都說是阿閼如來的本願力。但明確說到佛國清淨的，只是末後所立的三願。……

<sup>9</sup>（原書 p.482，n.5）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廣敘（二六二——二八二）。

<sup>10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077 經》卷38（大正02，280c18-281c2）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央瞿多羅國人間遊行。經陀婆闍梨迦林中，見有牧牛者、牧羊者、採柴草者，及餘種種作人，見世尊行路，見已，皆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莫從此道去！前有央瞿利摩羅賊，脫恐怖人。」……

因為他曾經是惡賊，傷害很多人，所以出去乞食，每每被人咒罵，或加以傷害，可是他一點也不起瞋心。

## 2、以真實誓言解除產婦的痛苦

一次，鴛掘摩出去乞食，見到婦人難產的痛苦，生起了「有情實苦」的同情。回來告訴釋尊，釋尊要他去以真實誓言，解除產婦的苦痛。

如《中部》(八六)《鴛掘摩經》(南傳一一上·一三九)說：

「婦人！我得聖生以來，不故意奪生類命。若是真實語者，汝平安，得平安生產！」鴛掘摩的真實誓言——從佛法新生以來，不曾故意傷害眾生的生命。就這樣，妊婦得到了平安。

這與阿闍菩薩的真實誓願，「妊身產時，……無有諸苦」，可說完全一致。鴛掘摩曾作偈(南傳一一上·一四一)說：

「我先殺害者，今稱不害者。我今名真實，我不害於人。」

## 三、辨釋兩者之關涉

### (一) 相近處：名字、不起一念瞋心

阿闍菩薩發願，從此名為「阿闍」；鴛掘摩出家成聖，從此名為「不害」。

阿闍與不害(Ahimsā)，梵語雖不同，而意義是相近的。捨去從前的名字，得一新名字，鴛掘(p.158)摩與阿闍也是同樣的。

阿闍的願行與淨土，是從不起一念瞋恚傷害心而來。

### (二) 發展：阿闍淨土之特色

釋尊的感化鴛掘摩，真可說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是佛教最著名的故事。<sup>11</sup>

---

爾時，央瞿利摩羅出家已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：「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增修梵行，現法自知作證……」時，央瞿利摩羅得阿羅漢，覺解脫喜樂。即說偈言……

(2) [失譯]《別譯雜阿含·16經》卷1(大正02, 378b17-379a22)。

<sup>11</sup> 參見：

(1) [東晉]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31〈38力品〉(大正02, 719b20-722c22)：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有眾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，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眾多人民，於中舉手喚呼皆稱怨：「國界有賊名鴛掘魔，極為兇暴，殺害生類不可稱計，無慈悲於一切眾生，國界人民無不厭患，日取人殺以指為鬘，故名為指鬘。唯願大王當往共戰。」……

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。是時，有婦女臨產甚難，見已，便作是念：「眾生類極為苦痛，受胎無限。」是時，鴛掘魔食後……爾時，鴛掘魔白世尊言：「我向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見一婦人身體重妊。是時，我便作是念：『眾生受苦何至於斯？』」世尊告曰：「汝今往彼婦人所，而作是說：『我從賢聖生已來，未曾殺生。』持此至誠之言，使此母人胎得無他。」鴛掘魔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時，鴛掘魔即其日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，往至彼母人所，語彼母人曰：「我從賢聖生已來，更不殺生。持此至誠之言，使胎得解脫。」是時，母人胎即得解脫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二)，〈上編「佛法」〉，p.15：

佛使他不再起殘殺傷害心，又結合了用真實誓言，救濟產難的故事，<sup>12</sup>更加動人，傳布也更普遍。這是人間的普遍願望，而表現在鶡掘摩身上。

這種人類的共同願望，深化而具體表現出來，就成為大乘經中，阿闍菩薩與阿闍淨土的特徵。<sup>13</sup>

## （貳）闡釋「阿彌陀佛土」之要義

### 一、以阿彌陀佛之「本願」闡釋其特色

#### （一）根本誓願：諸佛第一、諸淨土中最莊嚴

##### 1、應從佛之本願去研究其發展歷程

二、初期大乘的著名佛土，東方阿闍佛土外，要推西方的阿彌陀（Amitābha）佛土。阿彌陀佛出現的時代，要比阿闍佛遲些。

在大乘佛教中，阿彌陀有重要的地位，研究的人非常多。阿彌陀佛的出現，有人從外來的影響去探索。

我以為，先應從阿彌陀佛的發願去理解，正如從阿闍佛發願的故事去了解一樣。

##### 2、以「二十四願本」辨釋願力之特徵

阿彌陀佛發願，成就淨土以及往生的經典，以大本《阿彌陀經》為主。這又有多種譯本，大要可分二十四願本、四十八願本，以二十四願本為古本。

今依古本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（異譯名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）說：

過去有樓夷亘羅（Lokesvararāja）——世自在王佛出世說法，那時的大國王（輪王），發心出家，名曇無迦（Dharmākara）——法藏（或譯「法積」）比丘。

法藏比丘發成佛的願，他的根本意願，如《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〇下——三

---

三、鶡掘魔羅（Aṅgulimāla）是一位逢人就殺的惡賊，行旅非成群結隊，不敢通過。釋尊從那邊過，鶡掘魔羅執劍趕來，卻一直追不上，口呼「沙門住住」。佛答應說：「我住汝不住」。鶡掘魔羅覺得話說得離奇，問佛是什麼意思。佛為他說法，鶡掘魔羅也當下悟入；放下刀箭，從佛出家。如果說：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（聖）」，這是最真實的事例。這一位是從殘暴瞋害中來的。

<sup>12</sup>（原書 p.482，n.6）《雜阿含經》卷三八，所載教化鶡掘摩事，與南傳大致相同，但沒有誓言救濟產難的事（大正二·二八一上——中）。

<sup>13</sup>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790：

阿闍佛淨土，處處比對釋迦佛土——我們這個現實世界，而表示出理想的淨土。阿闍佛土有女人，但女人沒有惡露不淨，生產也沒有苦痛。佛土中有惡魔，但「諸魔教人出家學道，不復憊人」。阿闍佛國與釋迦佛土一樣，有三道寶階，人與忉利天人，可以互相往來。人間的享受，與諸天一樣，但「忉利天人樂供養於天下人民，言：如我天上所有，欲比天下人民者，天上所有，大不如天下，及復有阿闍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」。人間比天上更好，這是「佛出人間」，「人身難得」，「人於諸天則為善處」，原始佛教以來的，人間佛教的繼承與發揚。

阿闍菩薩授記時的瑞相，與釋尊成佛時的瑞相一樣。這些瑞相，出於傳說的佛傳——「因緣」。《阿闍佛國經》說：「菩薩摩訶薩，便當諷誦八百門」；〈不動如來會〉作「一百八法門」。《佛本行集經》，《法廣大莊嚴經》，《普曜經》，都說到百八法門。可見《阿闍佛國經》的集出，是參照了釋迦佛傳的，所以阿闍佛國，充滿了人間淨土的色彩。

○ (p.159) 一上) 說：

「令我後作佛時，於八方上下諸無央數佛中最尊。……都勝諸佛國。」

法藏比丘的願望，是在十方佛土中，自己的淨土，最勝最妙；在十方無央數佛中，阿彌陀佛第一。願力的特徵，是勝過一切佛，勝過一切淨土。<sup>14</sup>

### 3、諸佛之光明等，隨願力而有不同

《大阿彌陀經》以為：「前世宿命求道，為菩薩時所願功德，各自有大小。至其然後作佛時，各自得之，是故令光明轉不同等。諸佛威神同等耳，自在意所欲作為，不豫計。」<sup>15</sup>

這是主張佛的威神（應包括定、慧、神通）是平等的，都不用尋思分別，自然無功用的成辦一切佛事。

但光明等是隨因中的願力而大小不同的，這一見解，近於安達羅派（Andhaka），如《論事》（南傳五八·四一一）說：

「諸佛身、壽量、光明不同，有勝有劣。」

<sup>14</sup> 參見：

- (1) [吳] 支謙譯，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1(大正 12, 300c22-301a2)：  
……往到樓夷巨羅佛所，前為佛作禮，却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『我欲求佛為菩薩道，令我後作佛時，於八方、上下諸無央數佛中最尊，智慧勇猛。頭中光明如佛光明，所照無極。所居國土，自然七寶極自軟好。令我後作佛時，教授名字，皆聞八方、上下無央數佛國……諸來生我國者，悉皆令作菩薩、阿羅漢，無央數都勝諸佛國……』
- (2) [後漢] 支婁迦讖譯，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1(大正 12, 280c2-281a10)：  
令我為世雄，國土最第一，其眾殊妙好，道場踰諸刹。……  
法寶藏菩薩聞世饒王佛說經如是，則大歡喜踊躍。其佛則為選擇二百一十億佛國中諸天人民善惡國土之好醜，為選心中所願用與之。世饒王佛說經竟，法寶藏菩薩便壹其心……則選心所欲願，便結得是二十四願經，則奉行之，精進勇猛，勤苦求索……名無量清淨覺最尊，智慧勇猛，光明無比。今現在所居國甚快善，在他方異佛國教授八方上下無央數諸天、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，莫不得過度解脫憂苦者……
- (3) [曹魏] 康僧鎧譯，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卷 1(大正 12, 267a16-22)：  
時有國王，聞佛說法心懷悅豫，尋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棄國、捐王，行作沙門，號曰法藏，高才勇哲與世超異。詣世自在王如來所，稽首佛足，右遶三匝，長跪合掌以頌讚曰：『光顏巍巍，威神無極，如是炎明，無與等者。……令我作佛，國土第一，其眾奇妙，道場超絕。國如泥洹，而無等雙，我當愍哀，度脫一切。……』

<sup>15</sup> 參見：

- (1) [吳] 支謙譯，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1(大正 12, 302c23-303a2)：  
佛言：「諸八方、上下無央數佛，頂中光明所照皆如是也。阿彌陀佛頂中光明所照，千萬佛國。所以諸佛光明所照有近遠者何？本其前世宿命求道，為菩薩時所願功德，各自有大小。至其然後作佛時，各自得之，是故令光明轉不同等。諸佛威神同等爾，自在意所欲作為，不豫計。阿彌陀佛光明，所照最大，諸佛光明，皆所不能及也。」
- (2) [後漢] 支婁迦讖譯，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1(大正 12, 282b3-11)：  
佛言：「八方上下無央數諸佛，其頂中光明所照皆如是也；無量清淨佛頂中光明所照千萬佛國。所以諸佛光明所照有近遠者何？本前世宿命求道，為菩薩時，所願功德，各自有大小。至其然後作佛時，悉各自得之，是故令光明轉不同等。諸佛威神同等耳，自在意所欲作為，不豫計。無量清淨佛光明所照最大，諸佛光明皆所不能及也。」

佛的身量、壽量、光明，隨因中的願力而不同。法藏比丘就在這一思想下，要成為最第一的。

#### 4、闡釋根本特色：勝過一切，唯我第一

阿彌陀佛的光明，經中用一千多字來說明他的超勝一切，如《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二中——三〇三上）說：

「阿彌陀佛光明，最尊、第一、無比，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。……諸佛光明中（p.160）之極明也！……諸佛中之王也！」

阿彌陀佛，是無量佛中的最上佛——「諸佛中之王」。

他的發願成就淨土，也是這樣。法藏比丘「選擇二百一十億佛國」，採取這麼多的佛國為參考，選擇這些佛土的優勝處，綜集為自己淨土的藍圖。

這是以無量佛土的勝妙，集成阿彌陀佛的須摩提（Sukhāvati）國土，無量佛土中最清淨的佛土。

「勝過一切，唯我第一」的雄心大願，是阿彌陀佛的根本特性。<sup>16</sup>

### （二）基於「十方佛差別」說而成「諸佛之王」的大願望

#### 1、理念約出現於大乘興起之後

<sup>16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後漢〕支婁迦讖譯，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1（大正12，280c26-29）：  
……法寶藏菩薩聞世饒王佛說經如是，則大歡喜踊躍。其佛則為選擇二百一十億佛國中，諸天人民善惡國土之好醜，為選心中所願用與之。……
- (2)〔吳〕支謙譯，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01a7-10）：  
……曇摩迦菩薩聞樓夷巨羅佛說經如是，即大歡喜踊躍。其佛即選擇二百一十億佛國土中，諸天人民之善惡、國土之好醜，為選擇心中所欲願。……
- (3)〔曹魏〕康僧鎧譯，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卷1（大正12，267c8-269b6）：  
阿難白佛：「彼佛國土壽量幾何？」  
佛言：「其佛壽命四十二劫。時，法藏比丘攝取二百一十億諸佛妙土清淨之行。如是修已，詣彼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遶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已攝取莊嚴佛土清淨之行。」……
- (4)〔唐〕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17〈5 無量壽如來會〉（大正11，93b6-94c26）：  
世尊告曰：「彼佛壽量滿四十劫。阿難！彼二十一俱胝佛剎，法處比丘所攝佛國超過於彼。既攝受已，往詣世間自在王如來所，頂禮雙足右繞七匝，却住一面白言：『世尊！我已攝受具足功德嚴淨佛土。』……」
- (5)〔宋〕法賢譯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19a2-b3）：  
爾時，世尊告阿難言：「彼作法苾芻說是偈已，白世自在王如來：『我今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樂求無上正等正覺。唯願世尊，說諸佛剎功德莊嚴。若我得聞，恒自修持嚴土之行。』……時世自在王如來，即為宣說八十四百千俱胝那由佛剎功德莊嚴廣大圓滿之相，經於一劫方可究竟。」……
- (6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816：  
……阿彌陀的二十四願，比阿閼佛國的三願，「下品般若」的五願，不但內容充實，而更有獨到的意境。阿彌陀佛本願，是選擇二百一十億國土而結成的。雖然淨佛國願，都存有超勝穢土的意識根源，但在形式上，彌陀本願，不是比對穢土而是比對其他淨土的。要創建一理想的世界，為一切淨土中最殊勝的。……

法藏比丘發願，成立一最妙的國土，以淨土來化度眾生。

這一理念，要以他方無量佛、無量佛土為前提，所以法藏比丘——阿彌陀佛本生，不可能太早，約出現於大乘興起以後。

## 2、諸佛身量、光明等不一，但皆比人間勝妙

### (1) 諸佛身量、光明等各各不同

起初，在菩薩歷劫修行的思想下，傳出無量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，都是釋尊過去生中的事跡。

菩薩所親近的佛，從七佛而向前推，成立十四佛、二十四佛——佛佛的次第相續；佛的身量、光明與壽量，是各各不同的。

### (2) 大眾部傳出十方佛說

自從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傳出十方佛說，同時有多佛出世，於是又有他方佛、他方佛土的傳出。

### (3) 安達羅派：佛身（佛土）有優劣差別

傳說是從多方面傳出的，在不同的傳出者，都覺得這一佛土與佛，比起現實人間的佛土，是極其勝妙的。

但在多數佛與多數佛土的彼此對比下，發現了他方諸佛的身量、壽量、光明 (p.161)，是彼此差別不同的。佛土的清淨莊嚴，傳說的也並不相同。

傳說中的差別情況，就是安達羅派佛身有優劣的思想根源。

## 3、大乘時期：佛佛平等說、十方佛差別說

### (1) 佛佛平等說：適應眾生根基而有差別

進入大乘時代，他方佛土的清淨莊嚴，繼承傳說，也就差別不同。

對於這一差別現象，或者基於「佛佛平等」的一貫理念，認為究竟的佛與佛土，是不可能差別的。佛身與佛土的差別，不過為了適應眾生的根機（應化）而已。<sup>17</sup>

<sup>17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本生、因緣、譬喻之流傳〉，pp.155-158。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p.18-19：  
智德，恩德，斷德——「三德」，一切佛都是平「等」的，都是「究竟」圓滿的。不能說甲佛願力大，乙佛願力小；或者說乙佛智慧高，神力大，丙佛要小些。因為如佛與佛之間，有大小、多少的差別，便有不圓滿的，不圓滿的就不能稱為佛。所以「佛佛道同」，「佛佛平等」。但從經典看來，佛的色身有大小，壽命有長短，國土有淨穢，弟子有多少，正法住世也不一致。要知道，這是佛的「方便示」現，為了適應眾生的根機，才有這種種「差別」。並非佛的真實功德不同，切勿妄生分別！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一），〈往生淨土論講記〉，pp.358-359：  
今所稱之阿彌陀佛……今成佛在西方說法；其後佛滅，由觀世音菩薩繼續佛位；而極樂世界在西方，亦有方位，故其壽命、領域，均非無量。此又何以解說？此乃因眾生心量有限，故作此說……今阿彌陀佛土，本是無量，為有量眾生，方便故說為在西方，如是如是耳。此乃無量中現有量，使眾生得從有量達無量也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二），〈中編「大乘佛法」〉，pp.219-220：  
經中廣說諸佛的光明差別；極力讚揚阿彌陀佛為「諸佛中之王」，表示了阿彌陀佛第一的



如來最不可思議，如《密迹金剛力士經》所說。<sup>18</sup>

#### (2) 十方佛差別說：出現阿彌陀佛之本生

或者覺得，現有（傳說中）的佛與佛土，有勝劣差別，都還不夠理想、圓滿，於是要發願成就，勝過一切佛，勝過一切佛土，出現了阿彌陀佛本生——法藏比丘故事。

#### 4、小結

##### (1) 彌陀淨土並非高妙

依現在看來，法藏比丘所成的佛土，並不太高妙。

如淨土中有聲聞與辟支；<sup>19</sup>雖說佛壽命無量，而終於入般涅槃，由觀世音

---

意境。依「佛法」說：諸佛的法身是平等的，而年壽、身光、國土等，是有差別的。依「大乘佛法」說：佛與佛是平等的，但適應眾生的示現方便，是可能不同的。這樣，阿彌陀佛與極樂淨土的最勝第一，雖不是究竟了義說，而適應世間（印度）——多神中最高神的世俗心境，在「為人生善」意趣中，引發眾生的信向佛道，易行方便，是有其特殊作用的！

<sup>18</sup> 另參見：

(1)〔西晉〕竺法護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8〈3 密迹金剛力士會〉(大正11, 43c14-22)：

時寂意菩薩告諸會者：「如來所宣布四不思議，以是得成無上正真之道，逮最正覺。何謂為四？所造立業不可思議，志如龍王行不可計，禪思一心不可稱限，諸佛所行無有邊際；是為四事。仁者當知，是四不可思議，佛道所行不可思議，為最至尊以成正覺，是故名曰四不可思議。諸仁集會，若聞菩薩諸佛世尊不可思議，不當恐怖而懷畏懼，益加踊躍倍抱恭恪乃達大道。」

(2)〔宋〕法護譯，《佛說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》卷1(大正11, 706b1-9)：

時寂慧菩薩摩訶薩普告在會諸大眾言：「諸仁者！如佛所說，有其四種不可思議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業不可思議，二者、龍不可思議，三者、定不可思議，四者、佛不可思議。仁者當知，於此四中，唯佛如來不可思議最上第一。所有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由此四種不可思議共所成立。是故汝諸仁者！於諸菩薩不思議法、如來不思議法，聞已不驚不怖不生畏怯，應生最上廣大清淨喜悅之心。」

(3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1(大正25, 59a2-4)：

……如佛身無量，光明、音響亦復無量，戒、定、慧等諸佛功德皆悉無量。如《密迹經》中三密，此中應廣說。……

<sup>19</sup> 參見：

(1)〔後漢〕支婁迦讖譯，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1(大正12, 283a19-b1)：

……其國中悉諸菩薩、阿羅漢，無有婦女，壽命極壽，壽亦無央數劫。女人往生者則化生，皆作男子。但有菩薩、阿羅漢無央數……悉皆求道善者，同一種類無有異人也。其諸菩薩、阿羅漢，面目皆端正，清潔絕好，悉同一色，無有偏醜惡者。諸菩薩、阿羅漢皆才猛點慧。其所衣服，皆衣自然之衣。都心中所念常念道德……其所念言道，常說正事。其國中諸菩薩、阿羅漢自共相與語言輒說經道，終不說他餘之惡。……

(2)〔吳〕支謙譯，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1(大正12, 302a22-30)：

第二十願者：使某作佛時，令八方、上下各千億佛國中，諸天人民、蜎飛蠕動之類，皆令作辟支佛、阿羅漢，皆坐禪一心，共欲計數我國中諸菩薩、阿羅漢，知有幾千億萬人，皆令無有能知數者。得是願乃作佛，不得是願終不作佛。

第二十一願，使某作佛時，令我國中諸菩薩、阿羅漢，壽命無央數劫。得是願乃作佛，不得是願終不作佛。……

(3)〔曹魏〕康僧鎧譯，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卷1(大正12, 268a17-19)：

(Avalokiteśvara) 繼位作佛。<sup>20</sup>但在當時，應該是最高妙的了。

這是基於現在十方佛的差別(所以不可能是最早的)，而引發出成為「諸佛中之王也」——最究竟、最圓滿的大願望。

## 〔2〕應受一神教的影響

如從適應印度宗教文化的觀點來說，阿彌陀佛本生——法藏比丘發願，成就淨土，化度一切眾生，是深受拜一神教的影響；在精神上，與「佛佛平等」說不同。

## 二、別辨：一神教之關涉

### 〔一〕總述

阿彌陀佛與太陽神話，是不無關係的(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響)。<sup>21</sup>以印度而論，印度是有太陽神話的。

### 〔二〕辨釋

#### 1、「光明」語彙之關涉

##### 〔1〕引用為究竟圓滿佛之德名

象徵太陽光明遍照的毘盧遮那(Vairocana)，是印度宗教固有的名(p.162)詞，大乘佛教引用為究竟圓滿佛的德名。

##### 〔2〕象徵聖者之證智

佛是覺者，聖者的正覺現前，稱為「眼生、智生、慧生、明生、光明生」；漢譯作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」。<sup>22</sup>

---

設我得佛，國中聲聞有能計量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緣覺於百千劫悉共計校知其數者，不取正覺。

(4)〔唐〕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17〈5 無量壽如來會〉(大正11, 93c13-15)：

若我成佛，國中聲聞無有知其數者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有情及諸緣覺，於百千歲盡其智算亦不能知；若有知者，不取正覺。

(5)〔宋〕法賢譯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卷2(大正12, 3321c11-19)：

世尊告言：「彼佛如來……去閻浮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剎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佛名無量壽，成佛已來於今十劫。有無量無數菩薩摩訶薩，及無量無數聲聞之眾，恭敬圍繞而為說法。彼佛光明，照於東方恒河沙數百千俱胝那由他不可稱量佛剎……」

<sup>20</sup> 參見：

(1)〔吳〕支謙譯，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1(大正12, 309a14-24)：  
佛言：「阿彌陀佛至其然後般泥洹者，其蓋樓巨菩薩，便當作佛。總領道智，典主教授，……爾乃般泥洹。其次摩訶那鉢菩薩，當復作佛。典主智慧，總領教授，所過度福德，當復如大師阿彌陀佛。止住無央數劫，尚復不般泥洹。展轉相承受，經道甚明，國土極善。其法如是，終無有斷絕，不可極也。」

(2)〔後漢〕支婁迦讖譯，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3(大正12, 291a3-13)：

佛言：「無量清淨佛至其然後般泥洹者，其盧樓巨菩薩便當作佛，總領道智，典主教授……爾乃般泥洹。其次摩訶那鉢菩薩當復作佛，典主智慧，都總教授，所過度福德當復如大師無量清淨佛，止住無央數劫，常復不般泥洹。展轉相承，受經道甚明，國土極善，其法如是，終無有斷絕，不可極也。」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初期「大乘佛法」〉，pp.105-107。

<sup>21</sup> (原書 p.483, n.10) 矢吹慶輝《阿彌陀佛之研究》所引(四七——五二)。

<sup>22</sup> 參見：

明與光明，象徵聖者的證智，是「原始佛教」所說的。

### (3) 身光遍照之傳說

象徵佛的慧光普照，而有身光遍照的傳說。

## 2、崇仰彼土光明思想之融攝

原來印度的神——天 (Deva)，也是從天上的光明而來的，所以光明的天，光明的佛，在佛法適應神教的意義上，有了融合的傾向。<sup>23</sup>

在光明中，應推太陽為第一，如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 (大正一二·三一六中——下) 說：

「西向拜，當日所沒處，為彌陀佛作禮，以頭腦著地言：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！」

---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379 經》卷 15(大正 02, 104a2-8)：

……諸比丘！我於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不生眼、智、明、覺者，我終不得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聞法眾中，為解脫、為出、為離，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我已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，故於諸天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聞法眾中，得出、得脫，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(2) 龍樹造，[後秦] 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33(大正 25, 306c9-11)：

問曰：此二法非眼，云何能見？

答曰：此是智慧，假名為眼；如轉法輪中，於四諦中得眼、智、明、覺。

(3) (原書 p.483, n.11) 《相應部·諦相應》(南傳一六下·三四一)。

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五 (大正二·一〇四上)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〉，p.237：

緣起與聖諦，意義相通，都是聖道所體見的「法」。由於聖道的現見而證入於寂滅，這是眾生所歸依的(法)，也是一切聖者所共同趣入的。這是約「所」——所見所證說；如約「能」——能見能證說，就是八正道等道品，或三增上學……在這無漏法中，慧是根本的，所以初入諦理的，稱為「知法入法」，「得淨法眼」；或廣說為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」。這就是「得三菩提」(正覺)；在如來，就是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(無上正等覺)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「法」之研究〉，pp.123-124。

<sup>23</sup> 參見：

(1) [陳] 真諦譯，《佛說立世阿毘曇論》卷 6(大正 32, 198a5-10)：

云何天道說名提婆？言提婆者，善行之名，因善行故於此道生。復說提婆，名曰：光明，恒有光故。又提婆者，名曰：聖道；又提婆者，名曰：意樂；又提婆者，名曰：上道。又提婆者，應修、應長一切善業，以是義故，名曰提婆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二)，〈上編「佛法」〉，p.73：

……念天 (devatānusmṛti)：天 (deva) 在印度語中，是光明的意思。古人依空中光明而意感到神的存在，所以稱神為天。天比人間好得多——身體、壽命、享受、世界，都比人間好，所以求生天界 (天堂、天國)，是一般宗教大致相同的願望……天 (神) 是一般宗教所共同的，佛否定神教中偏邪迷妄的信行，但隨順世俗，容認神——天 (善因善報) 的存在，而作進一步的超越解脫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東方淨土發微〉，pp.139-140：

印度所說的天，原語為提婆，譯義為光明。無論白天晚上，所見的太陽、月亮、星星等光明，都是從天空照耀下來的。仰首遠望，天就是光明體。一般人就從天空的光明，而擬想為神。所以，印度的天，與神的意義相近。提婆 (天) 是光明喜樂，相對的地下——地獄，就是黑暗苦痛。

阿彌陀在西方，所以向落日處禮拜。<sup>24</sup>到傍晚，西方的晚霞，是多麼美麗！等到日落，此地是一片黑暗，想像中的彼土，卻是無限光明。

比對現實世間的苦難，激發出崇仰彼土，極樂世界的福樂，而求生彼土。在這種宗教思想中，從神話而來的太陽，被融攝於無量光明的阿彌陀佛。<sup>25</sup>

<sup>24</sup> 參見：

- (1) [吳] 支謙譯，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2(大正 12, 316b23-c1)：  
佛告阿難：「我哀若曹，令悉見**阿彌陀佛**，及諸菩薩、阿羅漢所居國土。若欲見之不？」  
阿難即大歡喜，長跪叉手言：「願皆欲見之。」  
佛言：「若起，更被袈裟**西向拜**，當日所沒處，為**阿彌陀佛作禮**，以頭腦著地言：『南無**阿彌陀三耶三佛檀**。』」  
阿難言：「諾！受教。」即起，更被袈裟西向拜，當日所沒處，為彌陀佛作禮，以頭腦著地言：「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。」……
- (2) [後漢] 支羅迦讖譯，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4(大正 12, 298b26-c5)：  
佛告阿難：「我哀若曹，令悉見**無量清淨佛**及諸菩薩、阿羅漢所居國土。若欲見之不？」  
阿難則大喜，長跪叉手言：「願皆欲見之。」  
佛言：「若起更被袈裟**西向拜**，當日沒處，為**無量清淨佛作禮**，以頭面著地言：『南無無量清淨平等覺。』」阿難言：「諾，受教。」……
- (3) [曹魏] 康僧鎧譯，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卷 2(大正 12, 277c26-278a10)：  
佛告阿難：「汝起更整衣服，合掌恭敬，禮無量壽佛。十方國土諸佛如來，常共稱揚讚歎彼佛，無著無[26]闕。」  
於是，阿難起整衣服，正身**西[27]向**，恭敬合掌，**五體投地禮無量壽佛**。白言：「世尊！願見彼佛安樂國土，及諸菩薩聲聞大眾。」  
說是語已，即時無量壽佛放大光明，普照一切諸佛世界……彼佛光明亦復如是，聲聞、菩薩一切光明皆悉隱蔽，唯見佛光明耀顯赫。爾時，阿難即見無量壽佛，威德巍巍如須彌山王，高出一切諸世界上，相好光明靡不照耀。……  
[26]闕=礙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，【流布本】\*。[27]向=面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流布本】。
- (4) [唐] 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8〈5 無量壽如來會〉(大正 11, 99c8-100a4)：  
爾時世尊告阿難言：「此是無量壽佛極樂世界。汝應從坐而起，合掌恭敬五體投地為佛作禮。彼佛名稱遍滿十方，彼一方恒沙諸佛皆共稱讚無礙無斷。」  
是時阿難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**西面合掌五體投地**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欲見極樂世界無量壽如來，并供養奉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及菩薩眾，種諸善根。」  
時無量壽佛即於掌中放大光明，遍照百千俱胝那由他刹。彼諸佛刹所有大小諸山……以佛光明皆悉照見。……
- (5) [宋] 法賢譯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卷 3(大正 12, 325a7-14)：  
佛告阿難：「吾今此土，所有菩薩摩訶薩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植眾德本；命終之後，皆得生於極樂世界。阿難！汝起合掌**面西頂禮**。」  
爾時，阿難即從座起，合掌面西，頂禮之間忽然得見極樂世界無量壽佛，容顏廣大色相端嚴如黃金山。又聞十方世界諸佛如來，稱揚讚歎無量壽佛種種功德。阿難白言：「彼佛淨刹得未曾有，我亦願樂生於彼土。」……

<sup>25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淨土新論〉，pp.22-23：  
在梵語 amita 的後面，附加 ābha——amitābha，譯義即成**無量光**。無量光，是阿彌陀佛的一名。仔細研究起來，阿彌陀佛與太陽，是有關係的。印度的婆羅門教，有以太陽為崇拜對象的。佛法雖本無此說，然在大乘普應眾機的過程中，太陽崇拜的思想，也就方便的含攝到阿彌陀中。這是從那裡知道的呢？一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第一觀是**落日觀**……二、《無量壽經》(即《大阿彌陀經》)說：禮敬阿彌陀佛，應當「向落日處」。所以，阿

### 3、阿彌陀之涵義與發展

#### (1) 著重無量光

阿彌陀的意義是「無量」；古本說「阿彌陀三耶三佛」，是「無量等正覺者」；別譯本作「無量清淨平等覺」，可見阿彌陀是略稱。

本經提到落日，以一千多字來敘讚阿彌陀佛的光明，古本是著重無量光的。

#### (2) 無量清淨

無量光 (Amitābha, (p.163) Amitābhaya)，是阿彌陀佛的全名。

在讚歎阿彌陀佛的光明中，《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，有「無垢清淨光」；《無量壽經》立阿彌陀佛十二名，有「清淨光佛」。<sup>26</sup>

光的原語為 abha，清淨的原語，或作 śubha，可能由於音聲的相近，所以古人譯「無量光」為「無量清淨」。

#### (3) 無量壽

彌陀佛，不但是西方，而特別重視西方的落日。說得明白些，這實在就是太陽崇拜的淨化，攝取太陽崇拜的思想，於一切——無量佛中，引出無量光的佛名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二)，〈中篇「大乘佛法」〉，pp.220-221：

……據大本的古譯本，阿彌陀(在一切無量中，)特重於光明的無量，所以也名阿彌陀婆 (Amitābha)，也就是無量光佛。……阿彌陀佛起初是重於無量光的，應有適應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義，但晉竺法護譯本以下，都作無量壽 (Amitāyus) 佛了。……

<sup>26</sup> 參見：

(1) [吳] 支謙譯，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1(大正 12, 303a3-21)：

佛稱譽：「阿彌陀佛光明極善！阿彌陀佛光明極善！善中明好，甚快無比，絕殊無極也。阿彌陀佛光明，清潔無瑕穢，無缺減也。阿彌陀佛光明殊好，勝於日月之明，百千億萬倍。諸佛光明中之極明也……諸天人民，莫不聞知；聞知者莫不度脫也。」……

(2) [後漢] 支羅迦讖譯，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1(大正 12, 282b12-c2)：

佛稱譽無量清淨佛光明：「無量清淨佛光明極善……無量清淨佛光明殊好……無量清淨佛光明，諸佛光明中之極明也……諸佛光明中之極好也……諸佛光明中之極雄傑也……諸佛光明中之快善也……諸佛光明中之王也……諸佛光明中之最極尊也……諸佛光明中之壽明無極。無量清淨佛光明……諸天人民莫不聞知，聞知者莫不得過度者。」

(3) [曹魏] 康僧鎧譯，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卷 1(大正 12, 270a23-b6)：

佛告阿難：「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諸佛光明所不能及……是故，無量壽佛號<sup>[1]</sup>無量光佛、無邊光佛、<sup>[3]</sup>無礙光佛、無對光佛、<sup>[5]</sup>炎王光佛、清淨光佛、<sup>[7]</sup>歡喜光佛、智慧光佛、<sup>[9]</sup>不斷光佛、難思光佛、<sup>[11]</sup>無稱光佛、<sup>[12]</sup>超日月光佛。其有眾生遇斯光者，三垢消滅，身意柔軟，歡喜踊躍，善心生焉。若在三塗勤苦之處，見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無復苦惱；壽終之後皆蒙解脫。……」

(4) [唐] 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7〈5 無量壽如來會〉(大正 11, 95c17-29)：

阿難！彼佛光明普照佛剎無量無數不可思議……阿難，以是義故，無量壽佛復有異名，謂<sup>[1]</sup>無量光、無邊光、<sup>[3]</sup>無著光、無礙光、<sup>[5]</sup>光照王端嚴光、愛光、<sup>[7]</sup>喜光、可觀光、<sup>[9]</sup>不思議光、無等光、<sup>[11]</sup>不可稱量光、映蔽日光、<sup>[13]</sup>映蔽月光、<sup>[14]</sup>掩奪日月光。彼之光明清淨廣大，普令眾生身心悅樂，復令一切餘佛剎中天、龍、夜叉、阿修羅等皆得歡悅。……

(5) [宋] 法賢譯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卷 2(大正 12, 321c22-28)：

復次，阿難！今此光明，名<sup>[1]</sup>無量光、無礙光、<sup>[3]</sup>常照光、不空光、<sup>[5]</sup>利益光、愛樂光、<sup>[7]</sup>安隱光、解脫光、<sup>[9]</sup>無等光、不思議光、<sup>[11]</sup>過日月光、奪一切世間光、<sup>[13]</sup>無垢清淨光，如是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。天、龍……人非人等，見此光明發菩提心，獲利樂故。……

起初是「無量光」，後來多數寫作 Amitāyus——無量壽，是適應人類生命意欲的無限性，如「長生」、「永生」一樣。

### 三、結義

總之，阿彌陀佛及其淨土，是面對他方佛與佛土的種種差別，與拜一神教的思想相呼應，而出現諸佛之雄，最完善國土的願望。

以日光的照明彼土，反顯此土的苦難，而引發往生的救濟思想：這是阿彌陀佛本生——法藏比丘發願的真實意義。

阿彌陀佛國土的傳布，引起佛教界的不同反應，於是有更多的阿彌陀佛本生的傳出，表示對阿彌陀佛淨土的見解。

### (參) 辨釋二佛之關涉

#### 一、二淨土佛，有互為師徒的關係

##### (一) 阿彌陀為師，阿闍為弟子

三、阿闍佛土與阿彌陀佛土，為初期大乘的東西二大淨土。一經傳布出來，必然要引起教界的反應，於是有更多的本生傳說出來。

《賢劫經》說：過去，使眾無憂悅音王，護持無限量法音法師。無限量法音法師，是阿彌陀佛前身；使眾無憂悅音王，是阿闍佛的前身。

這是阿彌陀為師，而阿闍為弟子了。

##### (二) 阿闍為師，阿彌陀為弟子

《決定總持經》說：過去的月施國王，從辯積法師聽法。辯積是阿闍佛前身，月施是阿彌陀佛前身。

這是阿闍為師，阿 (p.164) 彌陀為弟子了。

##### (三) 小結

東西淨土的二佛，有相互為師弟的關係。<sup>27</sup>

<sup>27</sup> 參見：

(1) [西晉] 竺法護譯，《賢劫經》卷 1〈5 法供養品〉(大正 14, 10b9-22)：

爾時，佛告喜王菩薩：「勿以衣食之施奉事如來用為第一也。欲供養佛，當以法供養而奉事之。……有法師名無限量寶音，行在末世最後窮俗學是三昧，其餘一切諸比丘眾皆共擯之。時彼法師不懷怯弱不貪身命，故復勤精講斯三昧，入於山中服眾果實。……時世有王名使眾無憂悅音，為轉輪聖王，往詣其所聽是三昧，已得聞之，歡悅法師。……喜王！欲知彼時法師豈異人乎？莫造斯觀，則今現在阿彌陀佛是也；其時國王名無憂悅音者，阿闍佛是也；其王千子，毘陀劫中千佛興者是也。……」

(2) [西晉] 竺法護譯，《佛說決定總持經》卷 1(大正 17, 771a24-772b5)：

佛告無怯行菩薩：「此族姓子等類十人，過去世時，違犯諸佛、誹謗經典。何謂違犯諸佛之法？」……佛告無怯行菩薩：「爾時，月施國王者，今現阿彌陀是；其辯積者，阿闍如來是；十長者子，今此十人族姓子是也。故，無怯行！其有志學菩薩乘者，慇懃奉修如佛所教，住于正法捨其無明，慎無伺求他人之短也。」

(3) [元魏] 菩提流支譯，《謗佛經》卷 1(大正 17, 876c3-877c9)：

……不畏行！當知爾時供養法師月得王者，今無量壽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是。阿闍如來、

## 二、二淨土佛，有共同之根源

### (一) 阿闍菩薩從大目如來聽法而發願

上面說到：《阿闍佛國經》說：當時阿闍菩薩，是從大目如來聽法而發願的。<sup>28</sup>

### (二) 阿彌陀佛以大目如來為師

《阿彌陀經》說法藏比丘從世自在王佛發心，

而《賢劫經》說：淨福報眾音王子，從無量德辯幢英變音法師聽法。淨福報眾音王子是阿彌陀佛前身，無量德辯幢英變音法師，是大目如來前身。<sup>29</sup>

阿彌陀佛也以大目如來為師，與阿闍佛一樣。

### (三) 小結

這一本生，是從互相為師弟的關係，進一步而達到了共同的根源。

## 三、辨釋：互為師徒、共同根源說之意義

### (一) 約「詞義」辨

「大目」，唐譯《不動如來會》作「廣目」。大目或廣目的原語，雖沒有確定，但可推定為盧遮那。

毘 (vi) 是「最高顯」的，盧遮 (舍) 那 (Rocana) 是「廣眼藏」的意思，<sup>30</sup>廣眼就是廣目或大目。

阿闍與阿彌陀，都出於大目，可說都是毘盧遮那所流出的。

### (二) 約「互為師徒」辨

毘盧遮那如日輪的遍照，那麼東方淨土的阿闍佛，象徵日出東方。

---

應、正遍知則是爾時辨積法師。爾時謗說辨積法師十長者兒大姓童子，即是此會十善男子，彼十長者大姓童子，爾時謗說辨積法師毀犯淨戒。……

#### (4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淨土新論〉，pp.28-30：

再綜合來說：有《月明童子經》，說月明菩薩，先發心修行求生阿闍佛國；從阿闍佛國沒，再生阿彌陀佛國。另有《決定總持經》，說到月施王供養辨積菩薩本生。這位辨積菩薩，即是東方世界阿闍佛；而月施王，即是西方阿彌陀佛。從這二部經看來，是先阿闍而後阿彌陀的。然《賢劫經》說：無憂悅音王，供養護持無限量寶音法師。法師即阿彌陀佛；王即阿闍佛；王的千子，即賢劫千佛。這於賢劫千佛以前，合明阿彌陀佛與阿闍佛；阿彌陀是先於阿闍的。……

<sup>28</sup> 參見：

#### (1) [後漢] 支婁迦讖譯，《阿闍佛國經》卷1〈1 發意受慧品〉(大正11, 752b7-c17)：

佛語舍利弗：「其阿闍菩薩摩訶薩白大目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言：『唯，天中天！我發是薩芸若意，審如是不離願、為無上正真道者……唯，天中天！我發是薩芸若意，審如是願為無上正真道者，我世世於諸菩薩所意無有異，至無上正真最正覺也。』」

#### (2) [唐] 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19〈1 授記莊嚴品〉(大正11, 102b18-c26)：

……舍利弗！彼不動菩薩摩訶薩於彼佛前作如是言：『世尊！我今發此一切智心，如是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……世尊！我今發一切智心，乃至無上菩提，若見諸罪人將被刑罰，不捨身命而救護彼，則為欺誑一切諸佛。』舍利弗！時彼菩薩修此大行，乃至未證無上菩提，無一眾生將被刑罰不救護者。……

<sup>29</sup> (原書 p.483, n.15)《賢劫經》卷一(大正一四·七中)。「大目」，依「宮本」。

<sup>30</sup> (原書 p.483, n.16)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(四三六八中)。

阿闍住於無瞋恚心而不動，是菩提心。菩提心為本，起一切菩薩行，如日輪從東方升起，光照大地，能成辦一切事業。

阿彌陀佛土如日落西方，彼土——那邊的光明無量。

從日出到日沒，又從日沒到日出，所以阿闍佛與阿彌陀佛，有互為師弟的意義。

### 〔三〕約「共同根源」辨

二佛都出於大目如來，那是以釋尊究竟的佛德為本，方便設化，出現東西淨土。

古代的本生話，是直覺到這些意義，而表示於本生話中的。<sup>31</sup> (p.165)

## 貳、淨土與誓願<sup>32</sup>

### 〔壹〕總述：淨土與誓願之關涉

#### 一、辨釋：「唯一如來」說之涵義

##### 〔一〕述經說

《多界經》說：「無處無位，非前非後，有二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；有處有位，唯一如來。」

##### 〔二〕部派間之詮釋

<sup>31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791-792：  
……《阿闍佛國經》也勸人發願往生，而主要在勸人學習阿闍佛往昔菩薩道時的願行。……重於菩薩行、自力行的淨土，與般若法門相契合，阿闍佛淨土，是智證大乘的淨土法門。阿彌陀佛國，重在佛土的清淨莊嚴。往生極樂世界的，也要「慈心精進，不當瞋怒，齋戒清淨，（長期或短期的）斷愛欲」，但與菩薩行願相比，只是一般人天的善行……重於信願的、佛力的，是信願大乘的淨土法門。阿闍佛淨土，與智證大乘相契合，所以採用聽聞、讀誦、書寫、供養為方便；這是「法行人」的「四預流支」中，「多聞正法，如理思惟」的方便施設。阿彌陀佛淨土，顯然是重信的。「信行人」的「四預流支」，是佛不壞淨，法不壞淨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《阿彌陀經》，正是以戒行為基，而著重於「念欲往生阿彌陀佛國」——念阿彌陀佛。東西二大淨土，有著不同的適應性。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828-829：  
《賢劫經》（竺法護譯）說：過去世，無限量寶音法師，受到一般比丘的擯斥，到深山去修行。那時的轉輪王，名使眾無憂悅音，請法師出來說法，並負起護持的責任，使佛法大為弘揚。那時的法師，就是現今的阿彌陀佛；輪王就是阿闍佛。  
阿闍佛與阿彌陀佛前生的師弟關係，《賢劫經》與《決定總持經》，所說恰好相反，說明了彼此有互相為師，互相為弟子的關係。……從大乘經中所見到的「本生」，阿闍佛與阿彌陀佛，地位是平等的，是曾經互相為師弟的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淨土新論〉，pp.28-29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「祕密大乘佛法」〉，p.416：  
（佛法）中，釋尊有二大弟子。在大乘流行中，東方妙喜（Abhirati）世界的阿闍（Akṣobhya）佛，西方極樂（Sukhāvātī）國土的阿彌陀（Amitābha）佛，受到特別尊重，等於是釋尊（法身）的兩大脇侍。阿闍佛，是從「大目」如來聽法而發心的。《賢劫經》說：阿彌陀佛前身，也是大目如來前生的弟子。「大目」，唐譯〈不動如來會〉是譯作「廣目」的。大目與廣目，推定為盧舍那（Rocana），「廣眼藏」的意思。盧舍那就是毘盧遮那（Vairocana），只是大乘初期使用不純的梵語，所以稱為盧舍那。這樣，阿闍與阿彌陀，是（約二身說，釋尊的法身）毘盧遮那佛的兩大脇侍。……

<sup>32</sup> 本文錄自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806-823。



### 1、說切有部

「唯一如來」的經說，部派間有不同的意見：

如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a），肯定的以為：在同一時間，唯有一佛出世，佛的教化力，是可以達到一切世界的。

### 2、大眾部

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以為：經上所說的「唯一如來」，是約一三千大千世界說的；在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裡，可以有多佛同時出世的。<sup>33</sup>

### (三) 小結

有佛出世的他方世界，就這樣的流傳起來。大乘佛教的多佛多世界，他方佛世界，起初當然是大眾部所說那樣的。

### 二、淨土思想之形成

釋尊教化的（三千大千）世界，名為娑婆（Sahā），是缺陷多、苦難多的世界。<sup>34</sup>

<sup>33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81 多界經》卷 47(大正 01, 723c29-724a2)：  
……阿難！若世中有二如來者，終無是處，若世中有一如來者，必有是處。……
- (2)〔後秦〕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典尊經》卷 5(大正 01, 31a13-17)：  
「……時，釋提桓因告忉利天言：『我從佛聞，親從佛受，欲使一時二佛出世，無有是處。但使如來久存於世，多所慈愍，多所饒益，天人獲安，則大增益諸天，減損阿須倫眾。』」
- (3)〔後秦〕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自歡喜經》卷 12(大正 01, 79a5-8)。
- (4)龍樹說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4(大正 25, 93b15-c2)：  
問曰：佛口說「一世間無一時二佛出，亦不得一時二轉輪王出」，以是故，不應現在有餘佛。  
答曰：雖有此言，汝不解其義。  
佛說一三千大千世界中無一時二佛出，非謂十方世界無現在佛也。……  
復次，一佛不能得度一切眾生，若一佛能度一切眾生者，可不須餘佛，但一佛出……  
復次，眾生無量，苦亦無量，是故應有大心菩薩出，亦應有無量佛出世度諸眾生。
- (5)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38(大正 30, 500a2-18)。
- (6)〔原書 p.823, n.1〕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一二（大正二九·六四下）引文，出《中阿含經》（一八一）《多界經》。

<sup>34</sup> 參見：

- (1)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悲華經》卷 5(大正 03, 199c19-26)：  
爾時，寶藏如來告火鬘言：「善男子！未來之世，過一恒河沙等阿僧祇劫，入第二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後分之中，此佛世界當名[17]娑婆。何因緣故，名曰娑婆？是諸眾生忍受三毒及諸煩惱，是故彼界名曰忍土……」  
[17]Sahā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58〈15 文殊師利授記會〉(大正 11, 340b6-13)：  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於此南方過六萬三千佛刹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號釋迦牟尼，為欲召集諸菩薩故而現此瑞。」彼菩薩言：「何故名為娑婆世界？」佛言：「彼界堪忍貪恚愚癡及諸苦惱，是故名為娑婆世界。」彼菩薩言：「娑婆世界諸眾生等，皆能忍受惡罵捶打諸惱亂耶？」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彼界眾生少能成就若斯功德，而多隨順貪恚愚癡怨恨纏縛。」
- (3)龍樹說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10(大正 25, 130a1-7)：  
復次，樂處生人多不勇猛，不聰明，少智慧。如薜怛羅衛人，以大樂故，無出家、無受

傳說的他方世界，都是非常清淨莊嚴的。他方也有穢土的，只是不符合人類的願望，所以沒有被傳說記錄下來而已。

他方清淨佛土，到底是比對現實世界——釋迦佛土的缺陷（如《阿閼佛國經》說），而表現出佛弟子的共同願望。

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<sup>35</sup>自我民聽」，我（p.166）想，依佛的願力而實現為淨土，不外乎依人類的願望，而表現為佛的本願。<sup>36</sup>

## （貳）略釋：淨土思想之起源與發展

### 一、總述：對比自界，仰望餘樂土

#### （一）淨土思想的根源

##### 1、解脫先從「知苦」

佛法的本質，是以身心的修持，達成苦痛的解脫，是不離道德的、智慧的宗教。

說到人類的苦痛，有的來於自己的身心——貪瞋癡，老病死，傳說佛是為此而出世的。

有的來於自他的關係——社會的，或愛或恨，都不免於苦痛。

有來於物我的關係——自然界的缺陷，生活資具的不合意，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求。

---

戒；諸天中亦爾。是娑婆世界中，是樂因緣少，有三惡道、老、病、死，土地自活法難，以是故，易得厭心。見老、病、死至，心大厭患；見貧窮人，知先世因緣所致，心生大厭。以是故智慧根利。

（4）〔唐〕慧琳撰，《一切經音義》卷9（大正54，356c10）：

娑訶（又云：娑訶樓陀，或云：娑婆；皆訛也。正言：索訶；此云：能忍，或言：堪忍。一言：雜會世界也）。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有情——人類為本的佛法〉，p.55：

四、堅忍：我們這個世界，叫娑婆世界，娑婆即堪忍的意思。這世間的人，能忍受極大的苦難，為了達到某一目的，犧牲在所不惜，非達到目的不可。這雖也可以應用於作惡，但如以佛法引導，使之趨向自利利他的善業，即可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直達圓滿至善的境地。

<sup>35</sup> 天聽：1.上天的聽聞。《書·泰誓中》：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403）

<sup>36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宗教意識之新適應〉，pp.475-477：

阿閼菩薩發願修行，以無瞋恚為本，而注意到女人痛苦的解除……釋尊的感化驚掘摩，真可說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是佛教最著名的故事。佛使他不再起殘殺傷害心，又結合了用真實誓言，救濟產難的故事，更加動人，傳布也更普遍。這是人間的普遍願望，而表現在驚掘摩身上。這種人類的共同願望，深化而具體表現出來，就成為大乘經中，阿閼菩薩與阿閼淨土的特徵。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782-783：

……阿閼佛國的聲聞弟子，是不住精舍，依律行事的。佛沒有為他們制戒，他們也沒有受戒。沒有和合大眾，舉行羯磨（「不共作行」），只是獨住修行。這是比對釋尊制立的僧伽生活，而顯出淨土弟子眾的特色……阿閼佛國的菩薩與聲聞弟子，與「原始般若」出於阿蘭若的持修者，是一致的。在現實人間，有少數的阿蘭若遠離行者，以釋尊出家時代的生活（四清淨），及佛弟子早期的生活（八正道）方式為理想，而表現於阿閼佛的妙喜世界裡。

佛要人「知苦」，在部派佛教中，「苦」已被分類為生苦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；愛別離苦，怨憎會苦；所求不得苦。

## 2、解脫之原則與境地（淨土）

解脫憂悲苦惱的原則，是「心雜染故有情雜染，心清淨故有情清淨」。心離煩惱，不再為老病死苦所惱，實現眾苦永滅的涅槃。

這是聖者們的修證，與身心修證同時，對於（眾生）人類的苦難——社會的、自然界的苦難，要求能一齊解除的，那就是佛教淨土思想的根源。<sup>37</sup>

## （二）發展（類別）

上面曾說到：

### 1、北拘盧式的自然

淨土思想的淵源，有北拘盧洲（Uttarakuru）式的自然，那是從原始山地生活的懷

<sup>37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267經》卷10（大正02，69c3-70a10）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生死，不知苦際。諸比丘！譬如狗繩繫著柱，結繫不斷故，順柱而轉……諸比丘！當善思惟觀察於心。所以者何？長夜心為貪欲使染，瞋恚、愚癡使染故。比丘！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比丘！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，心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種種故，色種種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善思惟觀察於心。……有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如實知故，不樂著於色……於色得解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，我說彼等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（2）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3弟子品〉（大正14，541b10-c6）：

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……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優波離！無重增此二比丘罪！當直除滅，勿擾其心。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佛所說，心垢故眾生垢，心淨故眾生淨。心亦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諸法亦然，不出於如。如優波離，以心相得解脫時，寧有垢不？』……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（3）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卷2〈3聲聞品〉（大正14，563b17-c21）：

……如佛所說：「心雜染故，有情雜染；心清淨故，有情清淨。」……

（4）舍利子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18（大正26，441b12-20）：

云何為莊嚴心、為資助心、為資瑜伽、為得通慧菩提涅槃上義故施？

答：如有一類作是念言：「我心長夜為貪瞋癡之所雜染，心雜染故有情雜染。心清淨故有情清淨，若行惠施便發起欣，欣故生喜心喜故身輕安，身輕安故受樂，受樂故心定，心定故如實知見，如實知見故生厭，厭故能離，離故得解脫，解脫故證涅槃。如是布施漸次增長諸勝妙法，展轉證得菩提涅槃微妙上義。」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宗教意識之新適應〉，p.491：

十方現在的他方淨土，是大乘的重要部分。釋尊當時的印度，摩竭陀（Magadha）與跋耆（Vṛjī），摩竭陀與憍薩羅（Kosālā），都曾發生戰爭。釋迦族（Śākya）就在釋尊晚年，被憍薩羅所滅……這個世界，多苦多難，是並不理想的。面對這個多苦多難的世界，而引發嚮往美好世界的理想，是應該的，也是一切人類所共有的。佛法的根本意趣，是「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」：重視自己理智與道德的完成。到了大乘法，進一步的說：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」。在佛法普及聲中，佛弟子不只要要求眾生自身的清淨，更注意到環境的清淨。淨土思想的原始意義，是充滿人間現實性的。……

（6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其他法門〉，pp.1159-1160。

念而來的。

## 2、天國式的莊嚴

有天國式的莊嚴，那是與人間帝王的富貴相對應的。這是印度舊有的，但經過佛化了的。

## 3、有佛說法之淨土

北洲與天國，可惜都沒有佛法！

有佛出世說法的淨土，以彌勒（Maitreya）的人間淨土為先聲。

## 4、小結

等到他方佛世界說興起，於是有北洲式的自然，天國式的莊嚴，有佛出世說法，成為一般佛弟子仰望中的樂土。<sup>38</sup> (p.167)

## 二、別釋：佛法初期之（理想）淨土

### （一）平等王之出現

淨土，是比對現實世間的缺陷，而表達出理想的世界。佛法的意見，為了維持人與人間的秩序與和平，所以世間出現了王，王是被稱為「平等王」的。<sup>39</sup>

### （二）輪王傳說結合彌勒下生成佛

#### 1、人口眾多、安穩豐樂

佛法有輪王的傳說，與未來彌勒成佛說法相結合，成為佛教早期的人間淨土。經典編入《中阿含》或《長部》，可見傳說的古老。

<sup>38</sup>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宗教意識的新適應〉，pp.495-501：  
佛教所傳的地上樂土，名為鬱多羅拘盧……在現今德里（Dehli）以北一帶……拘盧是婆羅門教發揚成長的中心，印度人以此為中心，而嚮往北方的最上的拘盧，最福樂的地區。……  
淨土思想的又一來源，是天——天國、天堂，天是一般的共有的宗教信仰。……在物質享受方面，天國勝過了北洲，而在天與天——人事關係上，卻遠不及北洲那種「無我我所，無有守護」的幸福。……  
等到十方佛說興起，於是他方佛土，有北拘盧洲式的自然，天國式的清淨莊嚴，兜率天宮式的，（佛）菩薩說法，成為一般大乘行者所仰望的淨土。……

<sup>39</sup> 參見：

- (1) [隋] 闍那崛多等譯，《起世經》卷 10〈12 最勝品〉(大正 01, 362b27-363a2)：  
……大眾立為大平等王，是故復名摩訶三摩多（隋言大平等也）。……
- (2) [隋] 達摩笈多譯，《起世因本經》卷 10〈12 最勝品〉(大正 01, 417c17-418a4)。
- (3) [後秦]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世記經》卷 22(大正 01, 148c21-149b3)：  
……有田宅曠畔別異，故生諍訟，以致怨讐，無能決者。我等今者寧可立一平等主，善護人民，賞善罰惡，我等眾人各共減割以供給之。……時，彼眾中有一人形質長大，容貌端正，甚有威德，眾人語言：「我等今欲立汝為主，善護人民，賞善罰惡，當共減割以相供給。」其人聞之，即受為主，應賞者賞，應罰者罰，於是始有民主之名……
- (4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4〈40 七日品〉(大正 02, 737b22-c1)：  
是時，眾多人民聞眾生相盜，各共運集，自相謂言：「世間有此非法，各共相盜。今當立守田人，使守護田。其有眾生聰明高才者，當立為守田主。」……比丘！當知！爾時，其守田者，號為剝利種，皆是舊法，非為非法。……
- (5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54 婆羅婆堂經》卷 39(大正 01, 676a8-22)。
- (6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我們的世間〉，pp.131-133。

依《說本經》說，將來人壽八萬歲時，閻浮提洲（我們住的世界）由於海水的減退，幅員比現在要大得多。那時，人口眾多，安穩豐樂。

《大毘婆沙論》所依的經本，說到「地平如掌，無有比（坎？）坑砂礫毒刺。人皆和睦，慈心相向。」

## 2、輪王德化之太平世界

當時的轉輪王，名「螺」（Śaṅkha）。輪王是不用刀兵，統一四天下，以正法（道德的，如五戒）化世的。如有貧窮的，由王以生活資具供給他。

## 3、彌勒佛說法化世

在這德化的和平大同世界裡，什麼都好，只有「寒熱，大小便，（淫）欲，飲食，老」的缺陷。

彌勒佛在那時出世說法（佛法是與釋尊所說的一致），政治與宗教（佛法），都達到了最理想的時代。<sup>40</sup>

## （三）小結

這是佛教初期，從現實人間的、佛法的立場，表現出人間淨土的理想。

## （參）辨釋：大乘淨土發展之因由與其必然傾向

### 一、因由

淨土，是理想的修道場所。在這裡，修道者一定能達成崇高的理想，這是佛弟子崇仰淨土的真正理由。

釋尊出生於印度（閻浮提），自然與社會，都不夠理想，佛弟子的修行，也因此而有太多的障礙。

<sup>40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66 說本經》卷 13(大正 01, 509c9-511b9)：

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！未來久遠當有人民壽八萬歲，人壽八萬歲時，此閻浮洲極大富樂……諸比丘！人壽八萬歲時，唯有如是病，謂寒熱、大小便、欲、飲食、老，更無餘患。」……佛復告曰：「彌勒！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，當得作佛，名彌勒如來……汝當說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義有文，具足清淨，顯現梵行，猶如我今說法……汝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，猶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。」……

（2）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8(大正 27, 893c1-894b12)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本生、譬喻、因緣之流傳〉，p.127：

……在經、律中，彌勒成佛的事，約與過去佛的思想同時。《中阿含經》的《說本經》，首先說到阿那律陀（Aniruddha）的本起。次說：未來人壽八萬歲時，這個世界，「極大富樂，多有人民，村邑相近」。那時，有名為螺（Śaṅkha）的作轉輪王；彌勒佛出世，廣度眾生。當時，尊者阿夷哆（Ajita）發願作轉輪王，尊者彌勒發願成佛。南傳的《中部》，沒有與《說本經》相當的。但在《長部》的《轉輪聖王師子吼經》，說到未來人壽八萬歲時，有儼伽（螺）作轉輪王，彌勒成佛，主體部分，與《說本經》相同。《長阿含經》的《轉輪聖王修行經》，與《長部》說一致。彌勒成佛，是「譬喻」（本末），本只說明未來有佛出世，與一般的授記作佛，文體不同。《說本經》增入了阿夷哆與彌勒發願，及佛的許可，使其近於授記作佛的體例，但也不完全相同。彌勒成佛，被編入《阿含經》，是相當古老的「譬喻」，但沒有說到菩薩一詞。……

政治與佛法，都達到理想的彌勒淨土，還在遙遠的 (p.168) 未來。

阿育王 (Aśoka) 被歌頌為輪王的時代，<sup>41</sup>迅速的過去。<sup>42</sup>現實的政治與佛教，都有「每下愈況」的情形。

我以為，大乘淨土的發展，是在他方佛世界的傳說下，由於對現實世界的失望，而寄望於他方的理想世界。

## 二、辨釋：淨土發展之要義

### (一) 依「佛法」、「社會」對比阿闍佛土

#### 1、保有人間淨土之某特性

在大乘淨土中，阿闍佛 (Akṣobhya) 淨土是較早的，他還保有人間淨土的某些特性。

阿闍佛淨土中，是有女人的，只是沒有女人的過失，不淨（也沒有男人的不淨），生育的苦痛。<sup>43</sup>

人間的享受，與天上一樣；佛出人間，所以人間比天上更好。<sup>44</sup>這是人間淨土的情況，但為什麼又引向他方淨土呢？

以釋尊的時代來說，社會有政治的組合，佛沒有厭棄王臣，而是將希望寄託於較好的輪王——王道的政治。

<sup>41</sup> (原書 p.824, n.5) 阿育王與輪王的理想，還有一段距離，所以有金、銀、銅、鐵四輪王，以阿育王為鐵輪王的傳說。

<sup>42</sup>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604 經》卷 23(大正 02, 163b18-c2)：

……阿育王正法治化。時，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，輕慢於王，不行君臣之禮，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。時，王語諸臣曰：「汝等可伐花果之樹，植於刺棘。」諸臣答曰：「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植刺樹，而見除伐刺樹而植果實。」乃至王三勅令伐，彼亦不從。爾時，國王忿諸大臣，即持利劍，殺五百大臣。又時，王將嫁女眷屬，出外園中遊戲，見一無憂樹，華極敷盛。王見已，此華樹與我同名。心懷歡喜。王形體醜陋，皮膚麤澁，諸嫁女輩，心不愛王，憎惡王故，以手毀折無憂華樹。王從眠覺，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，心生忿怒，繫諸嫁女，以火燒殺。王行暴惡，故曰[7]暴惡阿育王。……

[7]暴惡阿育 Caṇḍāsoka。

(2) [蕭齊] 僧伽跋陀羅譯，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 1〈3 阿育王品〉(大正 24, 679c9-16)：

……爾時，賓頭沙羅王生兒一百。賓頭沙羅王命終，阿育王四年中殺諸兄弟，唯置同母弟一人。過四年已，然後阿育王自拜為王，從此佛涅槃已一百一十八年。後阿育王即統領閻浮利地，一切諸王無不降伏，王之威神，統領虛空及地下，各一由旬，阿耨達池諸鬼神，恒日日獻水八擔合十六器，以供王用。……

(3) [梁] 僧伽婆羅譯，《阿育王經》卷 1(大正 50, 133c2-16)：

時阿育王領理國事，有五百大臣於阿育王起輕慢心……以其惡故時，人謂為旃陀阿輸柯王(翻可畏)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〈阿恕迦王與佛教〉，pp.81-82：

……考迦王之初立，脅父於死，陷兄於坑，置地獄之刑；其伐羯餒伽也，虜殺無算。鐵輪王以鐵血定閻浮，暴力可畏，人皆稱之為「旃陀阿育」；旃陀，暴惡可畏義也(黑亦惡義)。迨熏陶佛化，一變力政而為德化，人復以法阿育稱之，猶言賢德者阿育也……

<sup>43</sup> (原書 p.824, n.6) 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(大正一一·七五六中)。

<sup>44</sup> (原書 p.824, n.7) 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(大正一一·七五七中)。

對佛法，佛出家時，佛最初攝受弟子時，還沒有律制。

## 2、約「佛法」辨釋

### (1) 戒律制定之目的與發展

#### A、為達「正法久住」之目的

為了「正法久住」，釋尊「依法攝僧」，使出家者過著集團的生活。

「戒律」，不只是道德的、生活的軌範，也是大眾共住的制度。「僧事」，是眾人的事，由出家大眾，依「羯磨」（會議辦事）來處理一切。

簡單的說，佛教的出家僧眾，在集體生活中，過著平等、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修道生活。

#### B、因戒律的歧見，漸成部派之分化

這種多數的律儀生活，在佛塔、寺院中心發展起來，漸成為「近聚落比丘」、「聚落比丘」。<sup>45</sup>

重於法制的形儀，不免忽略修證，終於（佛法越興盛）戒律越嚴密，僧品越低落。傳說摩訶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，早就提出了疑問。<sup>46</sup>僧團中，出（p.169）家，受

<sup>45</sup>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〉，pp.200-212：  
在律制發展中，出家的比丘（以比丘為主來說），有「阿蘭若比丘」、「聚落比丘」二大類。  
**阿蘭若**（aranya），是沒有喧囂煩雜的閑靜處：是多人共住——村、邑、城市以外的曠野……  
**聚落**（grāma），就是村落……《善見律毘婆沙》……分為二類：有市鎮的叫聚落，沒有市鎮的叫村。不過現在所要說的「聚落」，是廣義的，代表村落、市鎮、城邑，一切多人共住的地方。……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.1286：  
「阿蘭若」是遠離塵囂的靜處，也有多數人共住的，但這裡指「獨住」、「遠離行」者，個人或少數人專精修行的。「塔寺」，山林深處也有塔與寺院，但這裡指「聚落」或「近聚落住」的，多數人共住而又近在人間的。「阿蘭若比丘」、「（近）聚落比丘」，佛教界早已有了，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出家菩薩也就有了這二類，如《法鏡經》所說的那樣。……

<sup>46</sup> 參見：

- 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譯，《雜阿含經》卷 32(大正 02, 226b26-c29)：  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時，多有比丘心樂習學；今多為聲聞制戒，而諸比丘少樂習學？」  
佛言：「如是，迦葉！命濁、煩惱濁、劫濁、眾生濁、見濁，眾生善法退減故，大師為諸聲聞多制禁戒，少樂習學，迦葉。譬如劫欲壞時，真實未減，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；偽寶出已，真實則沒……」
- (2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43 傷歌邏經》卷 35(大正 01, 650c7-651a6)。
- (3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94 跋陀和利經》卷 51(大正 01, 749a8-12)：  
於是，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昔日少施設戒，多有比丘遵奉持者？何因何緣，世尊今日多施設戒，少有比丘遵奉持者？」……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戒定慧的考察〉，pp.229-230：  
釋尊初期的弟子，都有過人生的深切警覺與痛悔。動機的純正與真切，沒有什麼戒條，也能自然的合律。等到佛法風行，動機不純的出家者多起來，佛這才因事制戒。但在外人看起來，似乎制戒一多，僧品反而卑雜了。《中舍·傷歌邏經》即這樣說：「何因何緣，

戒，說戒，犯罪的懺悔；為了衣、鉢、食、住處而繁忙。特別是犯罪、說罪，或由於論議的意見不合，引起僧團的諍執與分裂。

傳統的「律儀行」，部派分裂，在少數專修的阿蘭若（*aranya*）、頭陀行（*dhūta*）者，是不能同意的。

### 〔2〕阿闍佛土沒有律儀生活

對這「律儀行」而崇仰「阿蘭若行」，於是阿闍淨土中，聲聞人沒有律儀生活，如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七下）說：

「其剎眾弟子，終無有貢高憍慢，不如此剎諸弟子，於精舍行律。……諸弟子不貪飲食，亦不貪衣鉢，亦不貪眾欲，亦不貪著也。為說善事行，所以者何？用少欲知足故。舍利弗！阿闍佛不復授諸弟子戒；……是諸弟子但以苦空非常非身以是為戒。其剎亦無有受戒事，譬如剎正士，於我法中除鬚髮，少欲而受我戒。所以者何？其阿闍佛剎諸弟子，得自在聚會，無有怨仇。舍利弗！阿闍佛剎諸弟子，不共作行。便獨行道，不樂共行，但行諸善。」<sup>47</sup>

阿闍淨土的聲聞弟子，不在精舍行律，不受戒，也不用剃除鬚髮，只是少欲知足，「獨住」的精進修行。

「得自在聚會，無有怨仇」，是無諍的意思。菩薩出家的，也是「不在舍止」，<sup>48</sup>過著阿蘭若式的生活。

總之，釋尊在此土人間的僧制，由於淨土「諸弟（p.170）子，一切皆無有罪惡者」，<sup>49</sup>一切都不用了。

### 〔3〕小結

戒律，原是為了過失罪惡而制的。淨土的修行，使我們想起了釋尊當時的修道（四清淨），及初期弟子眾的修行（八正道）情況。<sup>50</sup>

---

昔沙門瞿曇施設少戒，然諸比丘多得道者？何因何緣，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，然諸比丘少得道耶？」依釋尊以法攝僧的意義說，需要激發為法的真誠；依僧團律制的陶冶，也能使學者逐漸的入律。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三），〈阿難過在何處〉，pp.98-99。

（6）印順法師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145。

<sup>47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〔唐〕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9 〈6 不動如來會〉（大正 11，106c15-24）。

（2）（原書 p.824，n.9）《大寶積經》的〈不動如來會〉，缺少這一段，可能是由於大乘後期，又回復僧團生活，與初期不同的關係。

<sup>48</sup>（原書 p.824，n.10）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一一·七五八中）。

<sup>49</sup>（原書 p.824，n.11）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三上）。

<sup>50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〉，pp.296-297：

《中》、《長》、《增一》所傳的三類戒法，可說是佛教戒法的三個階段。

**第三階段**是：由於出家弟子的眾多，不能沒有僧伽和合（團體）的紀律；部分行為不正不善的，不能不制定規律來禁約。「依法攝僧」而制立律儀戒，就是「戒成就」。定型的文句為：「善護波羅提木叉，……受學學處」。



### 3、約「社會」辨

#### (1) 阿闍佛土沒有政治之形態

##### A、舉經說

社會方面，阿闍佛淨土是沒有政治形態的，如說：「如鬱單曰天下人民無有王治，如是舍利弗！阿闍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佛刹無有王，但有阿闍如來天中天法王。」

51

##### B、受「傳說」與「法滅預言」之影響

超越政治組織，沒有國王，在傳說上，受到北拘盧洲自然生活的影響。

對現實世界來說，自阿育王以後，印度的政局，混亂已極，特別是大乘勃興的北方。

希臘（Yavana）、波斯（安息 Pahlava）、賧迦（Śaka）人，不同民族先後的侵入印度。「三惡王」入侵，使民生困苦，佛教也受到傷害。

佛教的聖者，作出了「法滅」<sup>52</sup>的預言。<sup>53</sup>

---

**第二階段**是：釋尊起初攝化弟子，還沒有制立學處、制說波羅提木叉、制受具足的時代。那時佛弟子奉行的戒法，就是「戒具足」——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定型的文句，如《長部》（一）《梵網經》所說的「小戒」。

**第一階段**是：釋尊從出家、修行、成佛、轉法輪以前的「四種清淨」——身清淨、語清淨、意清淨、命清淨。「四種清淨」可通於一般（在家）的十善行；「戒具足」可通於一般沙門的正行；「戒成就」是佛教有了自己的制度，禁約。

佛教出家戒法的發展，有此三階段。初期的「四種清淨」（十善及命清淨），與第二期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是一貫相通的（四清淨中的意清淨，在八正道中，就是正見、正思惟、正念、正定等）。……

#### 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782-783：

阿闍佛國的聲聞弟子，是不住精舍，依律行事的。佛沒有為他們制戒，他們也沒有受戒。沒有和合大眾，舉行羯磨（「不共作行」），只是獨住修行。這是比對釋尊制立的僧伽生活，而顯出淨土弟子眾的特色……阿闍佛國的菩薩與聲聞弟子，與「原始般若」出於阿蘭若的持修者，是一致的。在現實人間，有少數的阿蘭若遠離行者，以釋尊出家時代的生活（四清淨），及佛弟子早期的生活（八正道）方式為理想，而表現於阿闍佛的妙喜世界裡。從「重法」而來的，初期的智證大乘，不滿於律儀行的意境，到西元六、七世紀，已缺乏了解，所以淨土中聲聞弟子的生活方式，唐譯本竟全部刪去了！

<sup>51</sup>（原書 p.824, n.12）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六上）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七，也說「令我國土眾生無有主名，……除佛法王」（大正八·三四八下）。

<sup>52</sup> 參見：

#### 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906經》卷32(大正02, 226c6-29)：

……如是，迦葉！如來正法欲滅之時，有相似像法生；相似像法出世間已，正法則滅。……如來正法不為地界所壞，不為水、火、風界所壞，乃至惡眾生出世，樂行諸惡……律言非律，以相似法，句味熾然，如來正法於此則沒。……

迦葉！有五因緣令如來法、律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大師所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，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稱歎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迦葉！是名五因緣如來法、律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是故，迦葉！當如是學：『於大師所，當修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；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讚歎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』

### C、小結

對於現實政治，失望極了，於是北洲式的原始生活，表現於阿閼佛國中的，就是沒有國王。

國王，是為了維持和平與秩序，增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，但在淨土的崇高理想中，和平、秩序與利益，是當然能得到的，那也就沒有「王治」的必要了。

### (2) 沒有社會困苦與混亂的原因

#### A、衣食精美無缺，滿足一切所需

社會困苦與混亂的原因，主要是生活艱苦與掠奪。

在阿閼淨土中，沒有「治生者」，「販賣往來者」，衣食都是精美而現成的，享受與天人一樣。

住處，是七寶所成的精舍；床與臥具，女人所用的珠璣瓔珞，都自然而有，滿足了人類的一切需要。

#### B、女人無諸不淨、痛苦

一方面，女人沒有女人的過失、不淨 (p.171) 與生產的苦痛。

#### C、不著愛欲等

大家都「不著愛欲淫婬」，連音樂也沒有淫聲，這就自然消除了男女間的糾紛與

- 
- (2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經》卷 28〈林品 5〉(大正 01, 607b4-15)。
- (3) [北涼] 曇無讖譯，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56〈法滅盡品 20〉(大正 13, 379c5-13)。
- (4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[唐] 玄奘譯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83(大正 27, 918c26-28)：  
或有諸佛般涅槃後，經於七日正法便滅。然我世尊釋迦牟尼般涅槃後，乃至千歲正法方滅。
- (5) [唐] 道宣撰，《釋迦方志》卷 2(大正 51, 973c3-7)：  
依《摩耶經》：「如來滅後正法五百年，像法一千年。」又依《善見毘婆沙》云：「如來滅後正法千年，像法亦爾；以度女人故，正法滅五百年。若諸女人能遵八敬，如法行道，正法住世還得千年。」
- (6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.542：  
《正法滅經》，《大正藏》「史傳部」，有失譯的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——長行；西晉失譯的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——偈頌。這兩部是同本異譯，敘述末世比丘的衰亂，導致拘睺彌的法滅，策勵比丘們精進修行。這是佛使迦旃延 (kātyāyanīputra) 說的，「如佛所說」。說一切有部的《正法滅經》，可能就是這一部。藏經中還有失譯的《法滅盡經》一卷；竺法護所譯的《當來變經》一卷(《大正藏》編入「涅槃部」)，也是同性質的經典，但這兩部已是大乘部類。  
《法滅盡經》更說到：「首楞嚴(三昧)經、般舟三昧，先化滅去，十二部經尋後復滅」。這些，都由於末世(西元前後)的政治混亂，僧伽衰敝，憂慮法滅，而用來策勵比丘們精進的。「末法」思想，由此而增強起來。
- (7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130：  
……正法住世，即佛法住世。依聲聞乘學者說：出家者能依戒律和合而住，如法羯磨、說戒等，即正法住世；若出家者不能如法如律而住，即正法滅。
- <sup>53</sup> (原書 p.824, n.13) 如《阿育王傳》卷三(大正五〇·一一一中)。  
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(大正四九·八下)。  
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(大正四九·一一中)。

苦惱。

#### **D、沒有疾病、惡色等**

在淨土中，沒有一切疾病；

沒有惡色的（印度的種姓階級，從膚色的差別而來，沒有色的優劣，就沒有種族與階級的分別）；沒有醜陋的（身體的殘障在內）；

沒有拘閉牢獄的事；也沒有外道的異端邪說。

#### **(3) 小結**

生在阿閼佛淨土的，雖只是「淫怒癡薄」，卻是「一切無有罪惡者」。沒有罪惡的理想社會，也就沒有王政與僧團的必要。

這一淨土形相，為一般佛淨土的共同型式。

#### **4、別約「環境」辨**

還有，阿閼淨土是沒有三惡道的，與《阿彌陀經》所說的一樣。

「其地平正，生樹木無有高下，無有山陵溪谷，亦無有礫石崩山。其地行，足踏其上即陷，適舉足便還復如故。」

有八功德水的浴池。<sup>54</sup>氣候不冷不熱；徐風吹動，隨著人的意願，樹木吹出了微妙的音樂。佛的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用七寶金色蓮華來莊嚴。<sup>55</sup>

對國土、樹林、浴池、樓觀、香華、光明、音聲等莊嚴，沒有《阿彌陀經》那樣的七寶莊嚴，詳細的寫出。

大概《阿彌陀經》為齋戒的信行人說，所以應機而說得更詳細些。

#### **(二) 彌陀淨土更加完滿**

淨土的內容，阿彌陀（Amita）淨土有了進一步的東西。

##### **1、純男無女**

（一）「女人往生，即化作男子」。<sup>56</sup>這與「下品般若」的恒伽天女，受記作佛，就「今轉女身，得為男子，生阿閼佛（p.172）土」一樣。<sup>57</sup>

社會上，重男輕女；佛教女性，厭惡女身的情緒很深，有轉女成男的信仰。於是超

<sup>54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〔後秦〕支婁迦讖譯，《阿閼佛國經》卷1〈2 阿閼佛剎善快品〉（大正11，755c26-28）：  
其浴池中有**八味水**，人民眾共用之，其水轉相灌注，諸人民終不失善法行。

（2）〔唐〕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19〈6 不動如來會〉（大正11，105c13-15）：

復次舍利弗！彼土眾生隨其所樂，有清淨池應念而見，**八功德水**充滿其中，飲漱洗沐皆適人意；有不樂者即便不見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776。

<sup>55</sup>（原書 p.824，n.14）以上都出於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〈阿閼佛剎善快品〉（大正一一·七五五上——七五六下）。

<sup>56</sup>（原書 p.825，n.15）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三下）。

<sup>57</sup>（原書 p.825，n.16）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七（大正八·五六八中）。

越了男女共住的淨土，進而為（色界天式的）純男無女的淨土。

## 2、聖者皆有宿命等神通

（二）阿閼淨土但說佛成佛時，即使沒有天眼的，也能見到佛的光明。

生在阿彌陀佛淨土的，菩薩與阿羅漢，都有宿命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等神通。<sup>58</sup>

## 3、壽命無量數劫

（三）阿閼佛淨土，著重於聲聞的究竟解脫，菩薩的阿惟越致。<sup>59</sup>

阿彌陀淨土卻說：阿羅漢與菩薩，都是「壽命無央數劫」；而阿彌陀佛壽命的無量，更是著力寫出的重點。<sup>60</sup>

## 4、眾鳥和鳴，宣說妙法

（四）淨土沒有三惡道，所以沒有鳥獸。

但飛鳥的美麗，鳴音的和雅，不是能增添淨土的美感嗎？所以後起的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說：「水鳥樹林，……皆演妙法」。<sup>61</sup>這不是淨土有惡道嗎？

小本《阿彌陀經》說：「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！……是諸眾鳥，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，變化所作。」<sup>62</sup>於是淨土有了眾鳥和鳴，宣說妙法的莊嚴。<sup>63</sup>

## 三、結義

### （一）共同處：不滿現實之缺陷，願生佛土

從淨土思想發展來說，面對我們這個世界的缺陷，而願將來佛土的莊嚴，是「下品般若」、《阿閼佛國經》所同的。

<sup>58</sup>（原書 p.825, n.17）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五中）。

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八中）。

<sup>59</sup>（原書 p.825, n.18）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七上、七六〇上）。

<sup>60</sup>（原書 p.825, n.19）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二上、三〇八下——三〇九上）。

<sup>61</sup>（原書 p.825, n.20）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（大正一二·三四四中）。

<sup>62</sup>（原書 p.825, n.21）《阿彌陀經》（大正一二·三四七上）。

<sup>63</sup> 參見：

（1）〔宋〕疆良耶舍譯，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42c2-5）：

……從如意珠王踊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為百寶色鳥，和鳴哀雅，常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是為八功德水想，名第五觀。……

（2）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47a12-20）：

復次舍利弗！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，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。是諸眾鳥，晝夜六時出和雅音，其音演暢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如是等法。其土眾生聞是音已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舍利弗！汝勿謂：「此鳥實是罪報所生。」所以者何？彼佛國土無三惡趣。舍利弗！其佛國土尚無三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？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。

（3）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49b2-8）：

……又，舍利子！極樂世界淨佛土中，常有種種奇妙可愛雜色眾鳥，所謂：鵝、雁、鷺鷥、鴻鶴、孔雀、鸚鵡、羯羅頻迦、命命鳥等。如是眾鳥，晝夜六時恒共集會，出和雅聲，隨其類音宣揚妙法，所謂：甚深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支等無量妙法。彼土眾生聞是聲已，各得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無量功德熏修其身。……